退溪先生集 五

劄
經筵講義
啓議

共三十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七

劄

戊辰　經筵啓劄一

國之大事固在兵戎今者軍卒消耗名存實無內外皆然搜兵補闕在所當急不可以民之怨咨而停罷但自去年以來　國恤山陵鉅役連仍民生困弊之餘八　天使相踵擧國騷動顛仆者未起呻吟者未絶簽兵之令適丁此年已非其時然猶可諉之曰軍國重事不可詳小弊故也長夏積潦地力傷痺兩麥全無各災所被

蕩覆無餘田種雜穀種種皆荒民食頓絶閭閻嗷嗷所指以爲僥倖西成之望者惟有稻田稍盛於常年七八月之間風災旱災飛蝗蔽天蟊賊盈疇或枯而不秀或穗而不實則稻一穀亦無望於入民口腹矣古語云一穀不登民受其飢今則百穀不登民何以充腹木花掃無民何以蔽體飢寒切身民無所顧藉皆思破家流散結包荷擔而立四方監司等官目覩其慘憂災恤荒報聞相繼 國家未嘗發一號出一令以爲捄民生塗炭之命之計方且家搜戶括急于

猾僧酷吏暴胥因緣作奸脅驅侵督急於星火剝膚椎髓靡有限極無知小民上不見德下惟見侵相與怨讟興嗟棄父母之恩絕妻子之愛去此而適他他方亦然四方湯湯無處藏逃強壯則羣聚而爲盜老弱則轉死於溝壑哀我邦本寧不動搖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如遇其疾病飢寒則矜傷惻怛不啻在已提抱撫摩誠求不遠飲食以飼哺之藥物以救療之如此而或至於死猶不敢怨天而自傷其救療之未盡蓋其深愛至痛

之情所當然也安有爲民父母而行政於其疾病之極飢寒之迫則若不聞知旣絕其口食又廢其藥物而托辭於他事之重忍所不忍驅催蹙迫以納於水火之中不惟不救益薪以焚之不惟不拯鼓𤅤以渰之加之以鞭撻隨之以刑戮假使所重之事因而得成甚非爲父母愛子之道而況衆怨難犯刑發惟腥駭懼思亂之民相環於四境向之所簽之兵皆在其中挾憾而肆免於齊民不知 國家持空籍以當此患將何術而弭之令人秪於昇平不知 國家亂亡

之禍率由於民巖雲合土崩之勢恒起於民流
見臣此論必以爲狂言然漢魏之張角葛榮唐
宋之黃巢方臘皆何因而起乎當時亦必有以
如臣之言見笑於世者使時君早憂而預爲之
所則豈終至於覆敗乎故臣愚以爲不如及今
姑停兵籍以待年登民息而爲之於義爲得於
事爲便

戊辰 經筵啓劄二

私者一心之蟊賊而萬惡之根本也自古國家
治日常少亂日常多馴致於滅身亡國者盡是

人君不能去一私字故也然欲去心賊拔惡根以復乎天理之純不深籍學問之功不可而其爲功亦難蓋一時一事之私勉强不行非難乎日萬事之私克去淨盡爲難雖或旣已克盡不知不覺之間忽復萌動如初此所以爲難是以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日乾夕惕惟恐頃刻怠忽而有墮坑落塹之患其心未嘗自謂吾學已至不患有陷於私邪也故大學旣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則宜若無私矣然而於修身齊家猶以偏僻爲戒治國平天

下亦以一人貪戾以利爲利戒之顔淵克己復
禮不遷怒不貳過至於三月不違仁而後乃問
爲邦之道寧復有一毫之私乎孔子猶以放鄭
聲遠佞人戒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先言敬用
五事而後極讚皇極之道則亦若無憂於有私
邪矣然其言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
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
直然後乃結之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盖必其
無偏陂好惡之私然後王道可遵無偏黨反側

之事然後王道蕩平而會極歸極可得而言以此觀之雖至聖人地位猶恐或有偏倚之私常懍懍爲戒況未至於聖人宜如何哉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伏願 聖明留神省念

進聖學十圖劄 幷圖

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再拜 上言臣竊伏以道無形象天無言語自河洛圖書之出聖人因作卦爻而道始見於天下矣然而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古訓千萬何所從入聖學有大端心法

有至要揭之以爲圖指之以爲說以示人入
之門積德之基斯亦後賢之所不得已而作也
而況人主一心萬幾所由百責所萃衆欲互攻
羣邪迭鑽一有怠忽而放縱之則如山之崩
如海之蕩誰得而禦之古之聖帝明王有憂於
此是以兢兢業業小心畏愼日復一日猶以爲
未也立師傅之官列諫諍之職前有疑後有丞
左有輔右有弼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
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
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工師之誦以至盤盂几杖

刀劒戶牖凡目之所寓身之所處無不有銘有
戒其所以維持此心防範此身者若是其至矣
故德日新而業日廣無纖過而有鴻號矣後世
人主受天命而履天位其責任之至重至大爲
如何而所以自治之具一無如此之嚴也則其
憪然自聖傲然自肆於王公之上億兆之戴終
歸於壞亂殄滅亦何足恠哉故于斯之時爲人
臣而欲引君當道者固無所不用其心焉若張
九齡之進金鑑錄宋璟之陳無逸圖李德裕之
獻丹扆六箴眞德秀之上豳風七月圖之類其

愛君憂國拳拳之深衷陳善納誨懇懇之至言人君可不深念而敬服也哉臣以至愚極陋辜恩累朝病廢田里期與草木同腐不意虛名誤達 召置講筵之重震越惶恐辭避無路旣不免爲此叨冒則是勸導 聖學輔養 睿德以期致於堯舜之隆雖欲辭之以不敢何可得也顧臣學術荒踈辭辯拙訥加以賤疾連仍入侍稀罕冬寒以來乃至全廢臣罪當萬死憂懍罔措臣竊伏惟念當初上章論學之言旣不足以感發 天意及後登對屢進之說又不能以沃

賛 睿猷微臣悃愊不知所出惟有昔之賢人
君子明聖學而得心法有圖有說以示人入道
之門積德之基者見行於世昭如日星玆敢欲
乞以是進陳於 左右以代古昔帝王工誦器
銘之遺意庶幾借重於旣往而有益於將來於
是謹就其中揀取其尤著者得七焉其心統性
情則因程圖而附以臣作二小圖其三者圖雖
臣作而其文其旨條目規畫一述於前賢而非
臣創造合之爲聖學十圖每圖下輒亦僭附譾
說謹以繕寫投進焉第緣臣嬰寒纏疾之中自

力爲此眼昏手顫書未端楷排行均字並無

式如蒙　勿却乞以此本　下諸　經筵官詳

加訂論改補差舛更令善寫者精寫正本付之

護司作爲　御屛一坐展之　清燕之所或別

作小樣一件粧貼爲帖常　置几案上冀得於

俯仰顧眄之頃皆有所　觀省警戒焉則區區

願忠之志幸莫大焉而其義意有所未盡者臣

請得而申言之竊嘗聞之孟子之言曰心之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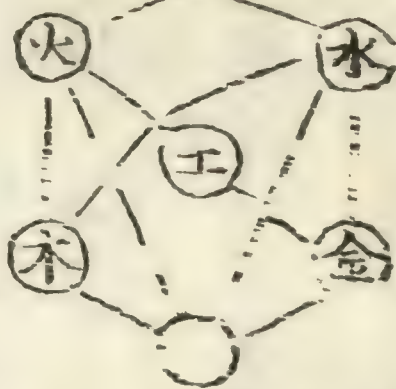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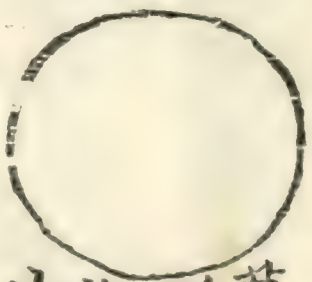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箕子之爲武王

陳洪範也又曰思曰睿睿作聖夫心具於方寸

而至虛至靈理著於圖書而至顯至實以至虛
至靈之心求至顯至實之理宜無有不得者則
思而得之睿而作聖豈不足以有徵於　今日
乎然而心之虛靈若無以主宰則事當前而不
思理之顯實若無以照管則目常接而不見此
又因圖　致思之不可忽焉者然也抑又聞之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也者
習其事而眞踐履之謂也蓋聖門之學不求諸
心則昏而無得故必思以通其微不習其事則
危而不安故必學以踐其實思與學交相發而

互相益也伏願 聖明深燭此理先須立志以
爲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奮然
用力於二者之功而持敬者又所以兼思學貫
動靜合內外一顯微之道也其爲之之法必也
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
之際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
微幽獨之處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就一圖而
思則當專一於此圖而如不知有他圖就一事
而習則當專一於此事而如不知有他事朝焉
夕焉而有常今日明日而相續或紬繹玩味於

夜氣清明之時或體驗栽培於日用酬酢之際
其初猶未免或有掣肘矛盾之患亦時有極辛
苦不快活之病此乃古人所謂將大進之幾亦
爲好消息之端切 毋因此而自沮尤當自信
而益勵至於積眞之多用力之久自然心與理
相涵而不覺其融會貫通習與事相熟而漸見
其坦泰安履始者各專其一今乃克協于一此
實孟子所論深造自得之境生則烏可已之驗
又從而俛焉孳孳既竭吾才則顏子之心不違
仁而爲邦之業在其中曾子之忠恕一貫而傳

道之責在其身畏敬不離乎日用而中和位育
之功可致德行不外乎彝倫而天人合一之妙
斯得矣是其爲圖爲說僅取敘陳於十幅紙上
思之習之只做工程於平日 燕處而凝道
作聖之要端本出治之源悉具於是惟在 天
鑑留神加意反復終始 勿以輕微而忽之厭
煩而置之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不勝野
人芹曝之誠冒瀆 宸嚴輒以爲獻惶懼屛息
取 進止

第一太極圖

〇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〇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〇者其本體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〇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〇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〇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〇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

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圖說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卽以
人所禀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
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
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
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

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又曰聖人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右濂溪周子自作圖幷說平巖葉氏謂此

圖卽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朱子謂此是道理大頭腦處又以爲百世道術淵源今玆首揭此圖亦猶近思錄以此說爲首之意蓋學聖人者求端自此而用力於小大學之類及其收功之日而遡極一源則所謂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者也

第二西

上圖 此分上一截以明理一分殊之辨

乾 坤

稱

父 母

子兹藐焉乃混然中處故

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

凡吾民物其理皆一

以並生之仁言

以推行之仁言

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

人物分殊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其大臣宗子家相也

君臣分殊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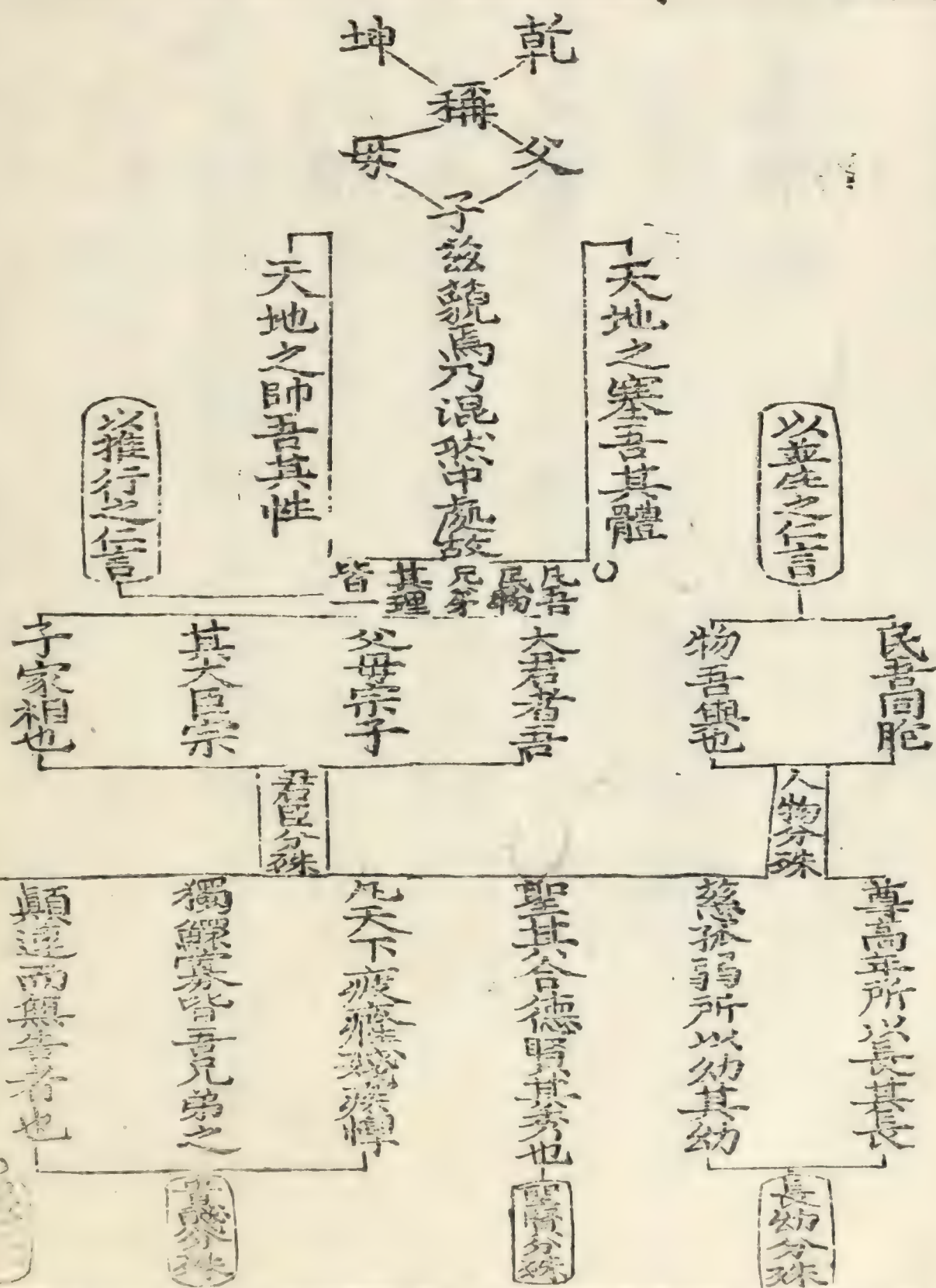
長幼分殊

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聖賢分殊

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illegible]分殊

銘圖

下圖 此分下一截論盡事親之誠因以明事天之道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 — 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盡道不盡道之分

知化則善述其事 — 窮神則善繼其志

聖合德故盡道

不愧屋漏爲無忝 — 存心養性爲匪懈

賢其秀求盡道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 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聖賢各盡道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 — 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

存吾順事 — 没吾寧也

盡孝於此爲至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

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西銘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

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
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
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觀其推
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
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
也又曰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
○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
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猶孟子言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
能無差等耳○雙峯饒氏曰西銘前一節明

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也

○右銘橫渠張子所作初名訂頑程子改之爲西銘林隱程氏作此圖蓋聖學在於求仁須深體此意方見得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眞實如此處爲仁之功始親切有味免於莽蕩無交涉之患又無認物爲己之病而心德全矣故程子曰西銘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又曰充得盡時聖人也

人亡經殘敎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鄕無善俗
世乏良材利欲紛挐異言喧豗幸玆秉彝極天
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
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或問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
乎小學之書何也朱子曰學之大小固有不
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
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
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
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今

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
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旣長而後
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
然又何爲不可哉曰若其年之旣長而不及
乎此者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固不
可追其功夫之次第條目豈遂不可得而復
補耶吾聞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
源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
敎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

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其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

○右小學古無圖臣謹依本書目錄爲此圖以對大學之圖又引朱子大學或問通論大小之說以見二者用功之梗槩蓋小學大學相待而成所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或問得以通論而於此兩圖可以兼收相備云

第四大學圖

在

明明德 本 體

新民 末 用

明德新民
止至善
體用之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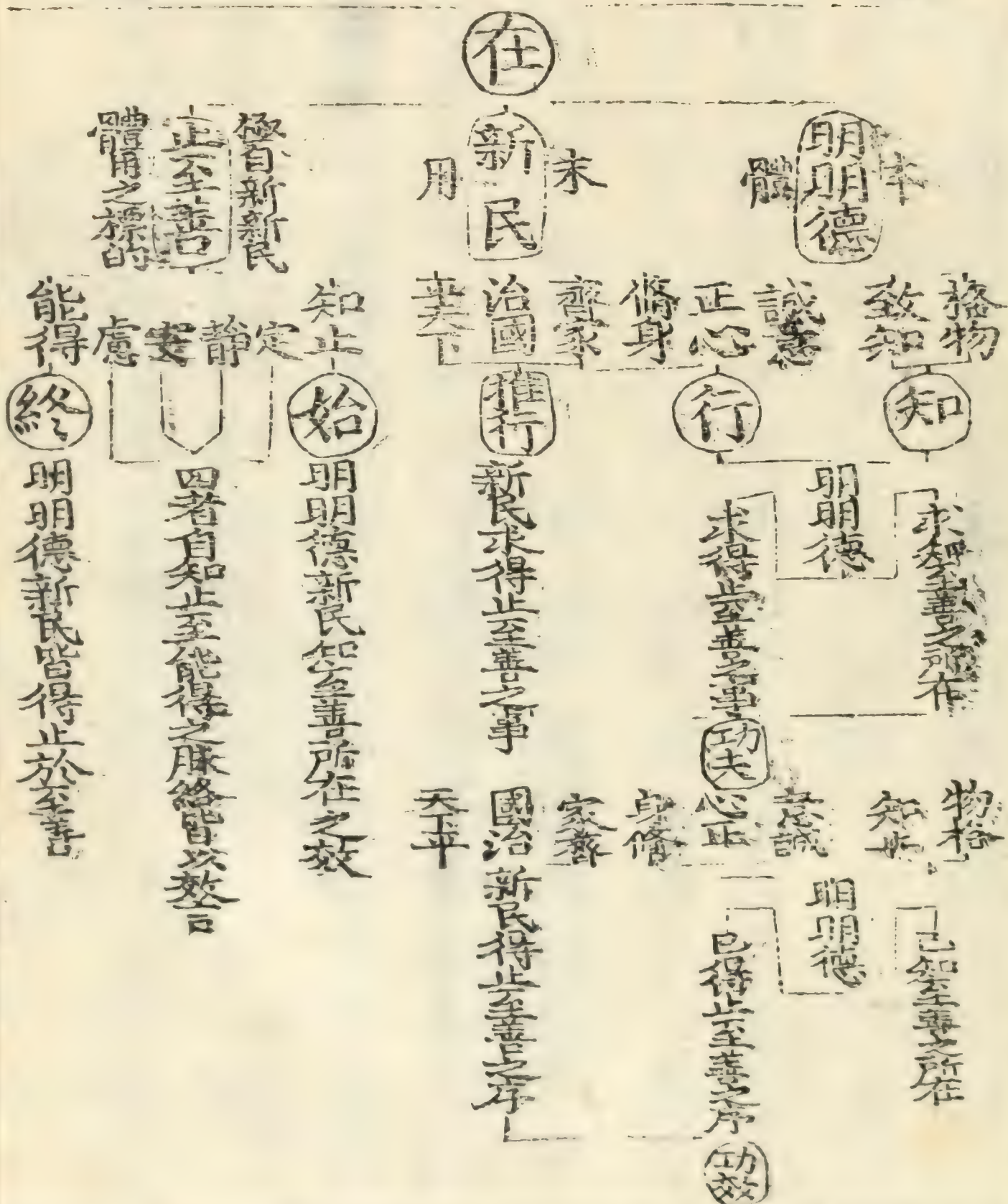
格物
致知
知
求知至善之所在
物格
知至
己知至善之所在

誠意
正心
修身
行
明明德
求得止至善之事
功夫
意誠
心正
身修
明明德
己得止至善之序
功效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推行
新民求得止至善之事
家齊
國治
天下平
新民得止至善之序

知止
始
明明德新民知至善所在之效

定
靜
安
慮
四者自知止至能得之脈絡皆以效言

能得
終
明明德新民皆得止於至善

大學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或曰敬若何以用力耶朱子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嘗以整齊嚴肅言之門人謝氏之說則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有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云云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於此

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
旣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
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
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
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
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
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右孔氏遺書之首章 國初臣權近作此
圖章下所引或問通論大小學之義說見小
學圖下然非但二說當通看幷與上下八圖

皆當通此二圖而看蓋上二圖是求端擴
體天盡道極致之處爲小學大學之標準本
原下六圖是明善誠身崇德廣業用力之處
爲小學大學之田地事功而敬者又徹上徹
下著工收效皆當從事而勿失者也故朱子
之說如彼而今玆十圖皆以敬爲主焉太極
圖說言靜不言敬朱子註中言敬以補之

第五白鹿洞規圖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敎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敎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左今當作下
博學
審問
愼思
明辨
窮理之要
篤行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接物之要

洞規後叙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

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
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
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
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
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右規朱子所作以揭示白鹿洞書院學者
洞在南康軍北匡廬山之南有唐李渤隱于
此養白鹿以自隨因名其洞南唐建書院號
爲國庠學徒常數百人宋太宗頒書籍官洞
主以寵勸之中間蕪廢朱子知南康軍請于

朝重建聚徒設規倡明道學書院之教遂廣
于天下臣今謹依規文本目作此圖以便觀
省蓋唐虞之敎在五品三代之學皆所以明
人倫故規之窮理力行皆本於五倫且帝王
之學其規矩禁防之具雖與凡學者有不能
盡同者然本之彝倫而窮理力行以求得夫
心法切要處未嘗不同也故幷獻是圖以備
朝夕 暬御之箴
○以上五圖本於天道而功在明人倫懋德
業

第六心統性情圖
上圖
心統性情
寂然不動爲性
感而遂通爲情
未發之性
稟木之秀 具愛之理曰仁
稟火之秀 具敬之理曰禮
稟金之秀 具宜之理曰義
稟水之秀 具別之理曰智
稟土之秀 具實之理曰信
爲心之體
已發之情
惻隱之心 仁之端
辭讓之心 禮之端
羞惡之心 義之端
是非之心 智之端
誠實之心 信之端
爲心之用
中圖
主一身 該萬化
合理氣 統性情
心
就氣稟中
指言本性
靈 虛 覺 知
禮
情
喜怒哀懼
惻隱辭讓
羞惡是非
四端
愛惡欲
就善惡幾
言善一邊
七情
下圖
主一身 該萬化
合理氣 統性情
心
智 義 信 禮 仁
靈 覺 虛 知
發爲
理發而 氣隨之
惻隱 辭讓 羞惡 是非
四端
氣發而 理乘之
喜 怒 哀 懼 愛 惡 欲
七情

心統性情圖說

林隱程氏曰所謂心統性情者言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於其秀而五性具焉於其動而七情出焉凡所以統會其性情者則心也故其心寂然不動爲性心之體也感而遂通爲情心之用也張子曰心統性情斯言當矣心統性故仁義禮智爲性而又有言仁義之心者心統情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而又有言惻隱之心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心不統性則無以致其未發之中而性易鑿心不統情則無以致其中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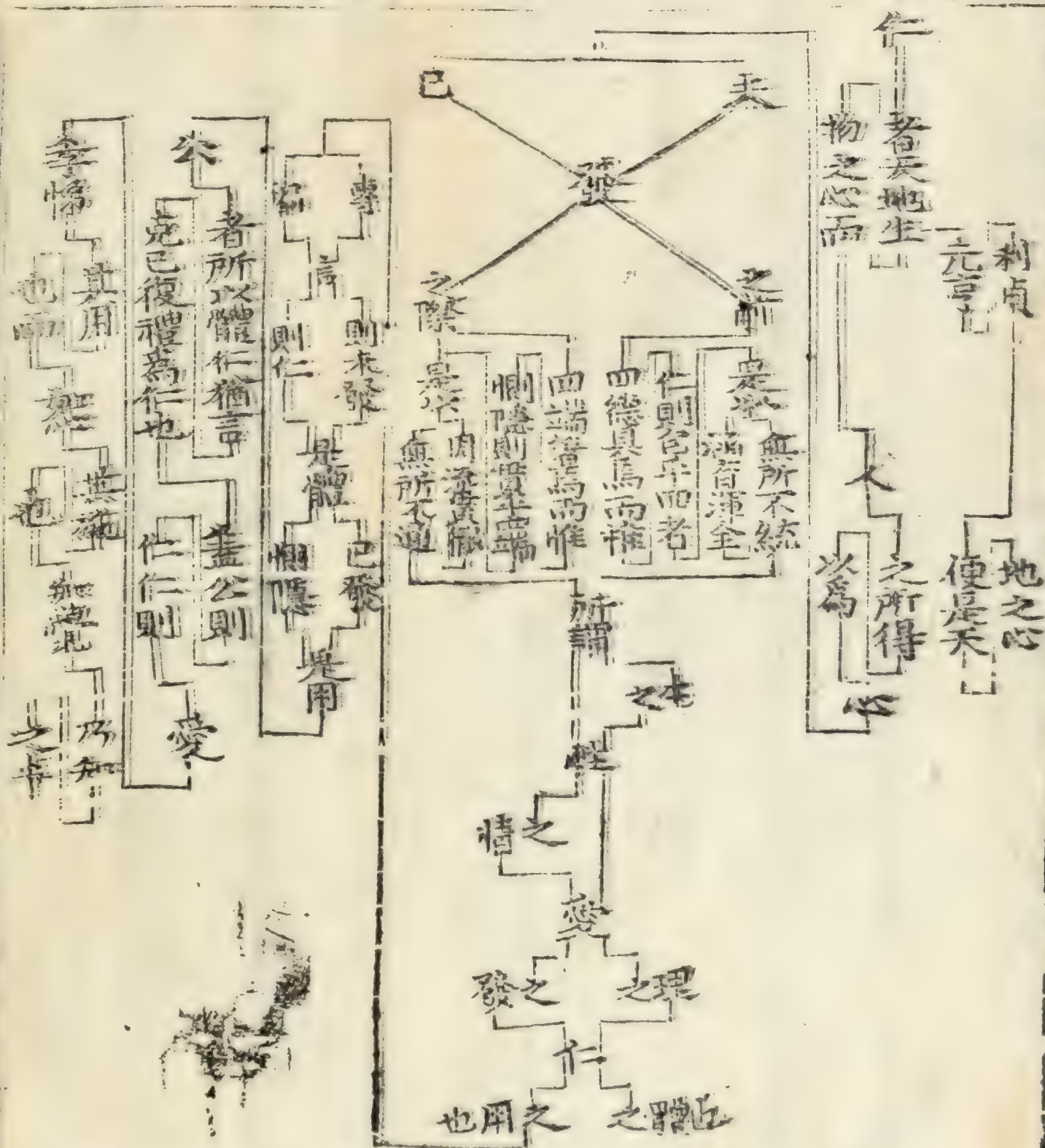
和而情易蕩學者知此必先正其心以養其性
而約其情則學之爲道得矣臣謹按程子好學
論約其情在正心養性之前此反居後者此以
心統性情言故也然究其理而言之當以程論
爲順○圖有未穩處稍有更定

○右三圖上一圖林隱程氏作自有其說矣
其中下二圖臣妄據推原聖賢立言垂敎之
意而作其中圖者就氣稟中指出本然之性
不雜乎氣稟而爲言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
子所謂性善之性程子所謂卽理之性張子

所謂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發
而爲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謂中
節之情孟子所謂四端之情程子所謂何得
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謂從性中流出元
無不善之情是也其下圖者以理與氣合而
言之孔子所謂相近之性程子所謂性卽氣
氣卽性之性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朱子所謂
雖在氣中氣自氣性自性不相夾雜之性是
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發而爲情亦以理氣
之相須或相害處言如四端之情理發而氣

隨之自純善無惡必理發未遂而揜於氣然後流爲不善七者之情氣發而理乘之亦無有不善若氣發不中而滅其理則放而爲惡也夫如是故程夫子之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然則孟子子思所以只指理言者非不備也以其幷氣而言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爾此中圖之意也要之兼理氣統性情者心也而性發爲情之際乃一心之幾微萬化之樞要善惡之所由分也學者誠能一於持敬不昧理欲而尤

致謹於此未發而存養之功深已發而省[illegible]
之習熟眞積力久而不已焉則所謂精一執
中之聖學存體應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
而得之於此矣

第七仁說圖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
元亨利貞
便是天地之心
天地
己
愛
之所
之際
是以涵育渾全無所不統
仁則包乎四者
四德具焉而惟
是以周流貫徹無所不通
惻隱則貫乎四端
四端著焉而惟
所謂生之性
愛之理
仁之體也
性之情
愛之發
仁之用也
專言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
偏言則仁是體惻隱是用
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
蓋公則仁仁則愛
孝悌其用也而恕其施也
知覺乃知之事

仁說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未發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則包乎四者是以涵育渾全無所不統所謂生之性愛之理仁之體也已發之際四端著焉而惟惻隱則貫乎四端是以周流貫徹無所不通所謂性之情愛之發仁之用也專言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偏言則仁是體惻隱是用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蓋公則仁仁則愛孝悌其用也而恕其施也知覺乃知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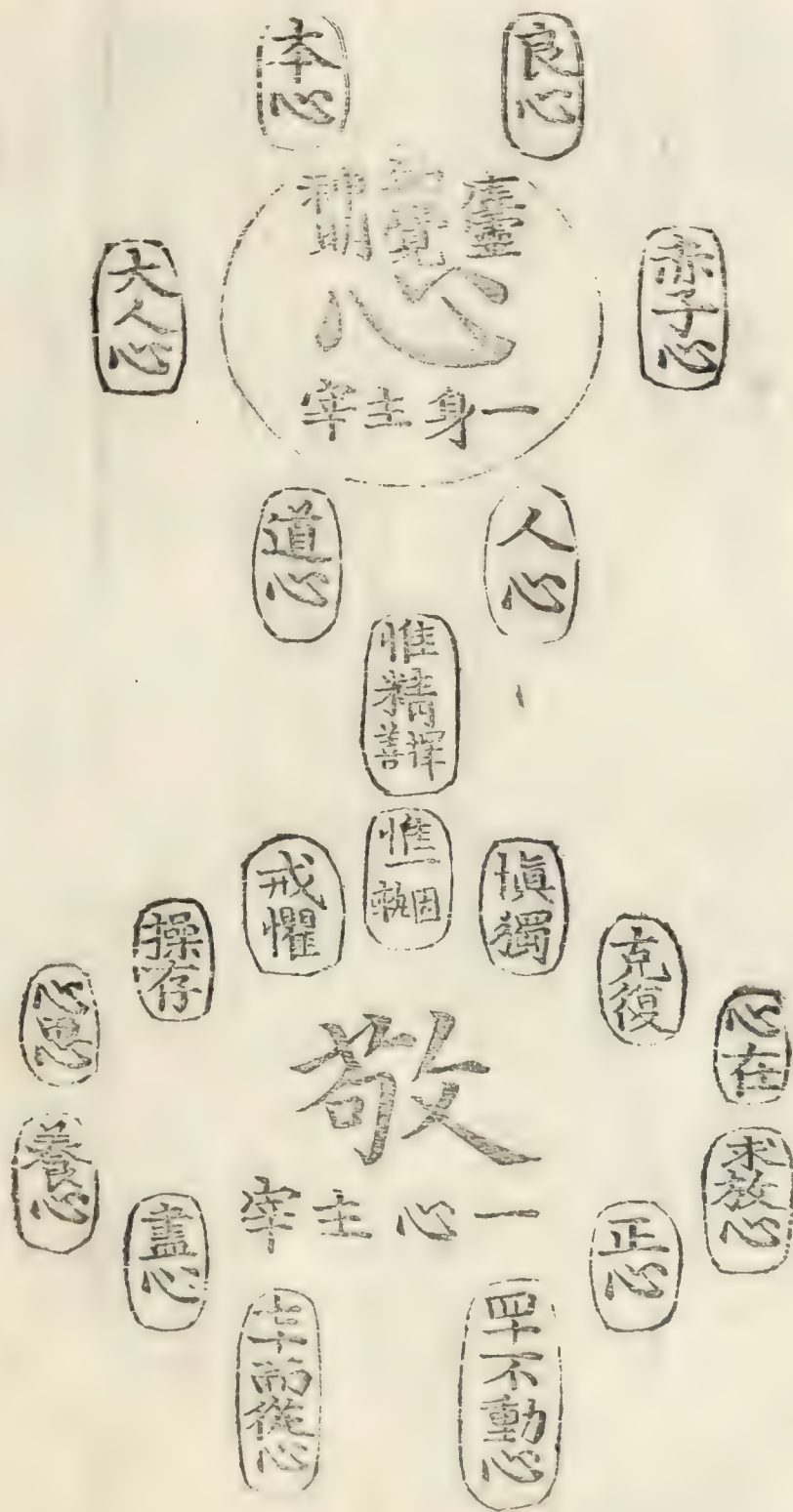
又曰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通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敎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

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名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

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
此以發明其遺意子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
誤哉曰程氏之徒有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
體者亦有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皆非歟曰
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而非仁之
所以爲體之眞也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
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
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
訓仁則可見矣子安得以此而論仁哉
○右仁說朱子所述并自作圖發明仁道無

復餘蘊大學傳曰爲人君止於仁 今欲求
古昔帝王傳心體仁之妙盡於此 盡意焉

良心
本心
赤子心
大人心
虛靈
知覺
神明
心
一身主宰
人心
道心
惟精
擇善
惟一
執固
戒懼
愼獨
操存
克復
心思
心在
養心
求放心
敬
一心主宰
盡心
正心
七十而從心
四十不動心

第八心學圖

心學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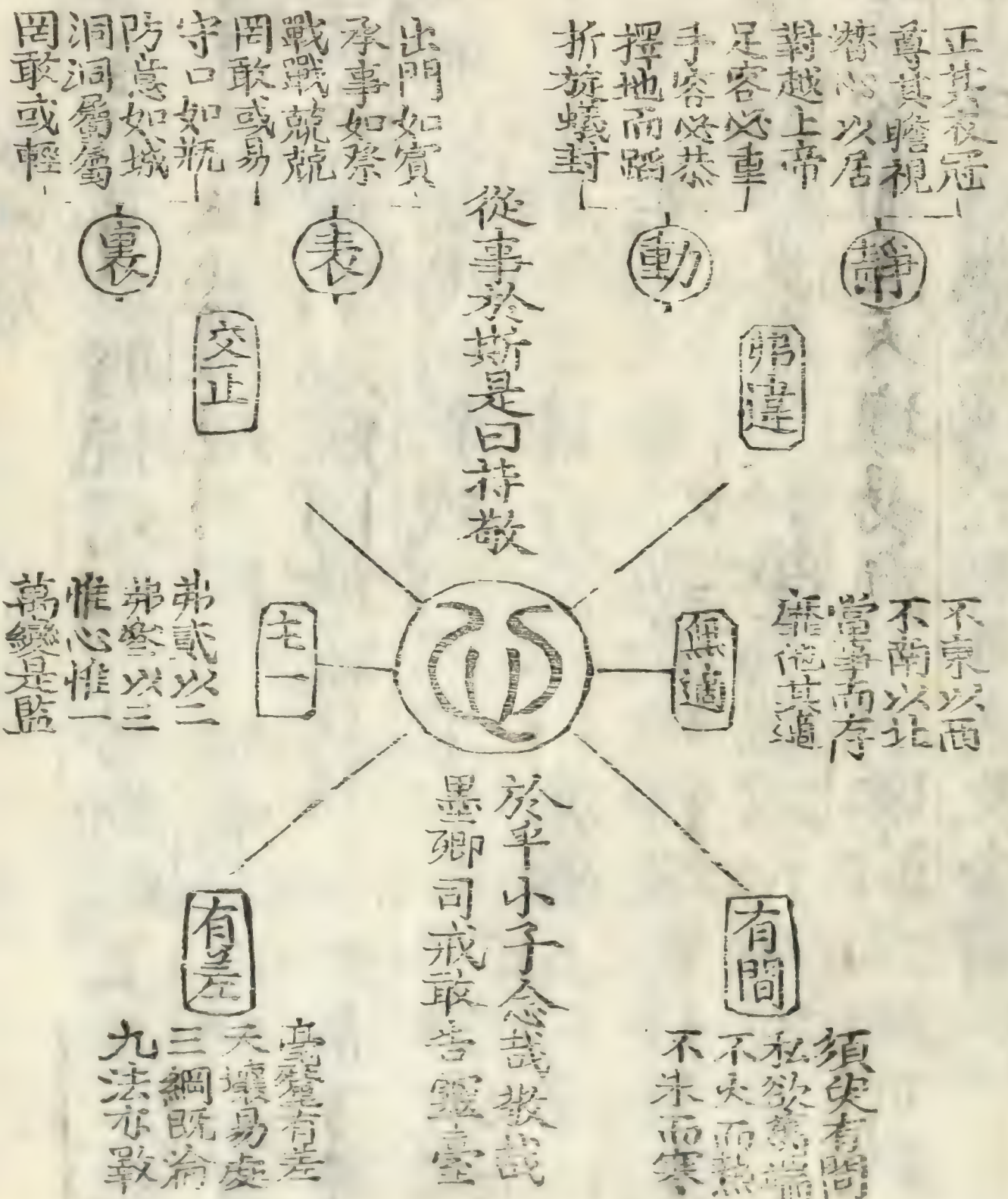
林隱程氏復心曰赤子心是人欲未汨之良心人心卽覺於欲者大人心是義理具足之本心道心卽覺於義理者此非有兩樣心實以生於形氣則皆不能無人心原於性命則所以爲道心自精一擇執以下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工夫也愼獨以下是遏人欲處工夫必至於不動心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見其道明德立矣戒懼以下是存天理處工夫必至於從心則心卽體欲卽用體卽

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可以見不思而得
不勉而中矣要之用工之要俱不離乎一敬蓋
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學者
熟究於主一無適之說整齊嚴肅之說與夫其
心收斂常惺惺之說則其爲工夫也盡而優入
於聖域亦不難矣

○右林隱程氏掇取聖賢論心學名言爲是
圖分類對置多而不厭以見聖學心法亦非
一端皆不可不用功力云爾其從上排下只
以淺深生熟之大槩言之有如此者非謂其

工程節次如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有先後
也或疑既云以大槩叙之求放心是用工初
頭事不當在於心在之後臣竊以爲求放心
淺言之則固爲第一下手著脚處就其深而
極言之瞬息之頃一念少差亦是放顔子猶
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只不能無違斯涉於
放惟是顔子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不
復萌作亦爲求放心之類也故程圖之叙如
此程氏字子見新安人隱居不仕行義甚備
白首窮經深有所得著四書章圖三卷元仁

宗朝以薦召至將用之子見不願卽以爲鄕郡博士致仕而歸其爲人如此豈無所見而妄作耶

第九敬齋箴圖
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
潛心以居
對越上帝
靜
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
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
動
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
罔敢或易
表
守口如甁
防意如城
洞洞屬屬
罔敢或輕
裏
弗違
交正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
敬
不東以西
不南以北
當事而存
靡他其適
無適
弗貳以二
弗參以三
惟心惟一
萬變是監
主一
有間
須臾有間
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
不氷而寒
有差
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
三綱旣淪
九法亦斁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
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処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朱子曰周旋中規其回轉處欲其圓如中規也折旋中矩其橫轉處欲其方如中矩也蟻封蟻垤也古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爲難也守口如甁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又云敬須主一初來有个事又添一个便是來貳他成兩个元有一个又添兩个便是參他成三个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臨川吳氏曰箴凡十章章四句一言靜無違二

言動無違三言表之正四言裏之正五言心之正而達於事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七總前六章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十總結一篇○西山眞氏曰敬之爲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右箴題下朱子自敍曰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又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臣竊謂地頭之說於做工好有據依而金華王魯齋柏

排列地頭作此圖明白整齊皆有下落又如
此常宜體玩警省於日用之際心目之間而
有得焉則敬爲聖學之始終豈不信哉

第十夙興夜寐箴圖

夙寤

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

晨興

本旣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

敬

養以夜氣，貞則復元。

念玆在玆，日夕乾乾。

讀書

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顔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

應事

事至斯應，則驗于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旣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

日乾

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貳勿參。讀書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

兼夙夜

夕惕

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整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

夙興夜寐箴

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
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旣立矣
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
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
夫子在坐顔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
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于爲明命赫然
常目在之事應旣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
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貳勿參
讀書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

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整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
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
復元念兹在兹日夕乾乾
○右箴南塘陳茂卿柏所作以自警者金華
王魯齋嘗主教台州上蔡書院專以是箴爲
教使學者人人誦習服行臣今謹倣魯齋敬
齋箴圖作此圖以與彼圖相對蓋敬齋箴有
許多用工地頭故隨其地頭而排列爲圖此
箴有許多用工時分故隨其時分而排列爲
圖夫道之流行於日用之間無所適而不在

故無一席無理之地何地而可輟工夫無頃刻之或停故無一息無理之時何時而不用工夫故子思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此一靜一動隨處隨時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之法也果能如是則不遺地頭而無毫釐之差不失時分而無須臾之間二者並進作聖之要其在斯乎

○以上五圖原於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

怔忪眩瞀昏窒狀如迷罔之人或至於甚則二
氣虛喘俄頃奄奄多方自救得汗稍息痰證素
重百病所因其在冬節閉門藏縮畏風怯寒不
敢冒觸或不得已而出則雖厚襲衣裘猶時不
免寒氣徹骨凜痒顫掉因發傷寒痰盛暴嗽項
背臍脇四肢百骸無不牽痛沈綿輾轉不日不
月往在甲寅戊午兩年之冬在都下得病如此
跨朔四五瀕死復蘇不得從仕徒費 國廪盜
竊無異臣懲此以自悼反覆思量身在 朝
未有免罪之策故多年屛退苟延性命累被

嚴召亦難急趨種種狼狽皆由身病而致則臣之乞辭文任之罪非自今日而然亦非矯飾而爲事甚關而情甚苦出於萬萬切迫也且今臣犬馬之齒已近七十而病復如許設使臣曾受此任至今日亦當披訴腷臆以期蒙 恩而釋負矣豈宜反以昔日已辭之重負而加今日顚仆之殘軀乎行於平日猶不可而況 先王實錄撰述丕業傳信萬世事任至重功緒甚鉅而臣忝是局臣豈可以本局爲臣養病之坊經年涉春弗躬弗事而食其食利其需乎臣聞無功

而食於上謂之不恭不事而居其官謂之尸位
尸位不恭人臣之大罪臣之妄意雖臣之不知
辭避　聖朝自當簡去斥退而　命本員仍本
職以付大典策之作不當以一時爵秩高下微
細之故而輕易兩易必使臣自納於尸位不恭
之罪而後從而去之也臣伏見本員臣淳以方
年盛業重選清望受任未久應接　詔使摛文
華國畧無闕事不知何名遽遞於彼而加之於
臣非臣所敢安受雖使臣不恤老病不顧前後
妄出而攙取屈指始交之期當寒之日才旬朔

耳而臣之不堪則今已決知其必然矣至於是
又不得不收於臣而還之於彼在彼亦近煩數
是 聖朝無故而有擧措之失由於小臣無狀
之故也詩曰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此言小人
無恥但知肆貪欲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
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
勝任之患也臣請辭崇品今過半歲而不得請
辭文任已至三狀而不 許以如是老憊而將
陷於不勝任之罪是何以異於老馬而爲駒詩
人之所刺哉當臣初授此任時史局未設猶有

不稱之譏及旣設史局則物論皆以臣爲不[illegible]
其任臣何敢冒受乎故爲今之計莫如只除其
爾易而遞臣提學則臣淳亦無所辭避而事皆
得宜矣伏乞　聖慈試以是再　下咨審則臣
之危懇庶可以　鑑察其非誣矣臣不勝激切
祈祝之至取　進止

乞解職歸田劄子　九月二十日

臣頃於　揚前自陳危懇乞　賜骸骨歸田里
意迫辭拙誠未格　天伏承　睿旨嚴諭不聽
惶遽而退其明日因實錄廳總裁官洪暹　啓

請令臣仍仕實錄廳有　旨須先諭臣知會然
後奉承　傳復蒙　聖慈軫臣寒疾優許閒仕
庶幾得保彫殘之命　異恩罔極感仄無地第
念臣螻蟻微悃不敢以畏煩瀆而不盡達焉臣
前日所陳禮義廉恥之說罪在臣身事關治體
昔管仲伯者之佐猶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
誼漢儒之徒尚以風波船覆爲世寒心況今
聖明之朝豈可使如臣者負罪四維而不加　裁
處乎夫禮義廉恥爲國大防而其責尤在於士
大夫辭受進退之間臣當三品二品而辭去至

一品而來受是不足則辭滿足則受也當嘉善
而仕三日資憲而仕二朔輒退去至於崇品知
進而不知退是不足則退滿足則進也臣之於
辭受進退棄禮義捐廉恥不亦甚乎雖然不當
受而誤受知辭而亟去不當進而誤進知非而
速退則猶可以少贖前罪之萬一此臣所以冒
犯 天威乞辭退歸迫切之至情也且臣曾無一
分勞效徒以虛名欺世病伏私家盜竊 王爵躐
階超班以至於此又今來每事規避所不能免
者惟有 經筵一事而寒月將近病廢曠職之

罪無路自脫日夜憂惕而況實錄之務前辭文
任時已辭蒙免而復此委加合此二事皆爲莫
重之責而冬春三四朔間專廢仕進尸位素餐
無疑矣臣雖欲貪慕久處其如管仲賈誼所憂
何哉故古昔盛時君臣胥重此義當辭許辭當
退許退未嘗敢有曲相拘徇而壞其大防也數
日霜寒臣患日增不及此時後雖許退臣不得
冒寒而歸自納於尸曠之誅臣來由 恩召今
若至於顚沛則其爲 聖朝羞蟣豈不重大臣
無任兢懼悶蹙之至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

許解臣職放歸田里一以示 聖朝謹守大防
之義一以遂微臣無渝素心之願不勝幸甚取
進止

乞退劄子己巳二月二十五日

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再拜 上言伏以自古
人臣辭受進退各有其義什百不齊其間有安
分守志不欲苟進者有老病難仕竊祿爲恥者
不可以一槩論也頃者大司憲白仁傑所 啓
以草野之士 召而不至爲 主上不聽諫之
故此仁傑因事激論欲以感動 天意其願忠

納誨之誠至矣固 聖上所當警省思改處然
若一向如此說則恐或非其人之本心而不無
有妨於 聖上樂善求士之美意也仁傑所稱
似指曹植李恒而言也以臣觀之曹植高抗之
士本不欲屈首風塵中李恒從事學問之人非
偏以不仕爲高二人心跡亦不同也是以在
先王朝雖皆嘗應 命而至植則纔入對卽遁
去還山恒受 命出守數年而後歸其不同如
此然皆年老多病前旣勉强一出而歸矣豈復
有再作扶曳之行屑屑往來之理乎故雖被

聖上側佇之召彼於惶感之餘自度難堪踧踖
而不敢來耳有何云云之意乎而其有操守廉
介之節爲可尚也故古之帝王於此等之人來
則喜而延之不來亦嘉而奬之未嘗疑其有不
滿於我而生猜阻於其間玆又大平之世盛德
之事也若如小臣者雖果有乞退之志其實有
大不同於彼二人仁傑不及細思而並白之臣
於是日亦忝入侍不任驚怖惶感之至罪當萬
死莫敢開口而退然微臣私悃不可不少自陳
於 天日之下臣自少隨世混俗爭名逐利從

仕十有餘年臣病太甚不得已而退歸及其
召旨之降又不得已而復進在 中宗朝如是
者一 明宗朝如是者四逮于 當代如是者
亦一而今又將乞退而歸其前之六退也皆緣
愚病老病之故豈獨於今之一退以 主上聽
諫與否而爲之乎萬萬無此理伏願 聖明優
容仁傑之言但取其願忠納誨之至意而從之
莫或有疑於其他則草野之士豈不幸甚老病
近死之臣亦得免罪而終遂區區之願矣臣不
勝祈懇取 進止

乞致仕歸田劄子一　二月二十八日

目昨伏承　傳教不勝惶懼無地容措臣聞無功而食於上謂之不恭失職而不能去謂之無義不恭與無義何以爲王臣乎臣山野微蹤樗櫟散材盜名欺世搏取高爵揆之禮義本當不來辭避不終覥顏入　朝無恥之責已難逃矣既來之後灼見其負乘尸位不可冒忝尤當旋乞骸骨納祿而歸則不恭之罪猶可免也顧乃貪戀榮利依違苟且秋而不歸跨冬涉春其間

罪犯積累如山　聖恩旣務於包荒物論又付
之相忘臣若欲保而不言四維由臣而掃地矣
臣職在　經帷學淺辭訥誠未格天進對之際
無一句可以濬發　睿智臣罪一也寒疾作痼
動輒劇發自從至月闕於侍　講殆六七十日
矣臣罪二也　先王實錄莫大重事猥忝撰局
曠仕鈌職臣罪三也文衡之任曾被　眷命老
昏病耗不能承當臣罪四也銓曹長官又叨
隆寄揣分量才自求退縮臣罪五也吉凶　孝
子百僚奉承畢精殫義臣獨何人稀與駿奔臣

罪六也事不辭難臣子職分每事窺避難諉若
病臣罪七也識慮疎短不通世務一有籌畫乖
舛難行臣罪八也臣身在外固知臣若入 朝
必有此罪戾所以力辭 召命而終未蒙 許
去秋乞退亦知臣若經冬必有此愆違所以力
請致仕而又不見 省夫 不許不省 聖朝
豈不以臣猶可任使也今臣受任而罪戾愆違
一至於此此而不去八罪又加成九而其罪益
大臣伏念日月下臨容光必照天地普恩無物
失所古之致仕者不必皆在於七十況臣白病

之身前去七十僅有十朔乎伏乞 察臣得罪之由開臣御義之路渙發 德音令臣依禮致仕而歸積愆可洒於微躬四維無壞於 清朝斯爲兩全豈不幸甚臣無任區區激切祝望之至取 進止

乞致仕歸田劄子二　二月二十九日

前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再拜 上言臣於昨日伏罄丹忱仰籲蒼穹自陳九罪乞解職歸鄉未蒙 允諭 惶悒而退渴俟來日更披危懇庶

遂螻蟻之願不意伏覩是日 除目以臣爲
特右贊成臣不覺其驚倒眩惑繼之以隕越
汗臣雖不敢不以大 恩爲論肌淡骨之感亦
不敢遽以私義爲弁髦土梗之棄一夕九遷目
不交睫旣已難於拜受又不可以徑退乃猶黽
伏 闕外用申乞辭之情臣伏以古先哲王非
不切於愛惜人士其人進退亦有關於國家輕
重然當其不得已之去則必勉而從之者豈不
以君臣義合苟急於當去而堅執不聽則是上
之於下有相處以牛維馬縶之失下之於上有

自納於蠅營狗苟之罪上下之交本至嚴至敬之地不可若是其相欺相瀆也是以雖惜其去而不得以不許況不足惜者乎雖感其恩而不得以不辭況曾所辭者乎今茲所 除之職臣於去年正月已被 誤恩臣時在家自度其愚陋病廢之身器非廊廟材之經綸貳公重職非可以冒處抵死辭避至于六閏月 特命替授閒職然後敢來若使臣到今日而可受此職則去年之所以苦請力辭者皆歸於矯情飾詐非實心也爲人如此豈合於 聖朝之用如其不然

而實出於情悃則今日又豈可妄受去年之許辭乎況臣自去年入 朝以來闕職避事積罪多多如聊劉所陳故見任之職極不敢當方且瀝血控陳覬得 恩許之不暇正當此時忽見隆重之 除乃頓忘前辭而受新 命苟粗知事君之義者豈敢爲此乎此臣所以感 恩雖深而不敢拜受乞退雖煩而不獲遂寢進退須審於措躬辭受必孚於 昭鑑伏望 聖慈廓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務諒哀迫之情亟收新除之 命許臣前請終得放歸臣無任激切屛

覦之至取 進止

乞致仕歸田劄子三 三月二日

前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昧死再拜 上言伏
以臣頃入兩劄方乞辭退忽奉 除命以臣爲
議政府右贊成臣不勝其驚懼失措以爲因辭
獲進決無可受之理乃敢干冒 雷霆具劄陳
情猥蒙 垂照卽許 命遞天地生成無物不
遂伏讀 降旨感激涕零然而微忱危懇猶有
未盡徹聞者 聖主之誤眷未替愚臣之私悃
終當終用不避煩瀆更切陳迫伏念臣今年已

三五年多罪之身不可以久誤　主眷而

聖教尚有倚重欲留之語臣所憫惕於是乎

一夫夫士之所恥莫甚於騁虛名而取實利同

之所患莫大於眩虛譽而誤用人臣以駑鈍之

材斗筲之器處身失當馴致於聲聞過情以犯

亞聖之至戒臣罪已深乃反因此而欺　君父

竊爵祿享大利而不知恥則臣之失其本心不

亦甚矣且臣雖頑固無狀豈不知遭逢　四聖

前後　寵恩與天無極哉其所以欲退之志行

求必東者無他所得者虛名所享者大利　千

父不可以欺罔病身不能以勉强細思處身之
宜不可一日安於　朝列此臣所以自斷一去
以退爲義者也向使　國家不知臣之虛實一
誤用之臣猶嘗自言已罪而避之今則不待言
臣之前後自陳而可知其爲虛名由臣之幾年
從仕碌碌無補而可知其爲無實矣夫旣知其
虛名無實則不待其辭而斥去之可也奈何今
虛而强以爲實因辭而勒之使畱乎臣聞古之
爲人臣者有乞骸之退有致仕之去是不勝任
[illegible]且病不勝任則[illegible]老不勝任則[illegible]

如是故下不得罪於上君亦畢恩於臣矣惟我
聖朝獨於此事久不舉行雖以如臣之愚加
以積病而困於虛名迫於　君命自癸卯至于
丁卯二十五年之間凡六進而六退顚倒狼狽
無所不有若可以已矣何圖三年來欺　天益
甚　除命益峻促　召愈嚴以及去年之秋則
又不免一番顚倒狼狽而來臣自念前無勞績
後無期效以自古所無之事而一朝加之於至
愚無用之身仰慙俯慄無顏以立於世然懇辭
不　許請歸不　省側身冒處已經年歲矣今

也臣之愚狀靡所隱藏臣有罪戾又皆畢見臣
之負 聖朝舉世皆知矣不及此時而得遂
賜骸之請則因循時月之際不知復誤 聖朝
之幾事更作微身之幾罪耶無益於 聖治有
妨於賢路憂勞焦灼心病日劇不當進而冒進
已至於七次所當退而必退何關於最後乎伏
願 聖慈矜軫愚誠 曲施洪造貳公之重旣
幸 恩遞兼帶 經筵春秋併望 許遞令臣
依願致仕而歸庶幾愚臣免死素餐之譏得遂
本志之守臣無任拳拳切祝之至取 進止

經筵講義

乾卦上九講義

爻	位	辭
上九		亢龍有悔
九五	君位	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
九四	以上爲上卦	或躍在淵 无咎
九三	以下爲下卦	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无咎
九二	臣位	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
初九		潛龍勿用

文言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又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臣謂人君勢位高亢苟不知進極必退存必
有亡得必有喪之理至於亢滿則志氣驕溢
慢賢自聖獨智馭世不肯與臣下同心同德
誠意交孚以共成治理膏澤不下於民比如
陽氣亢極而不下交則陰氣無緣自上而交
陽豈能興雲致雨而澤被萬物乎此所謂亢
龍有悔窮之災也是以古之賢君深知此理
常以貶抑降屈謙恭自虛爲道其自稱曰寡
人曰涼德曰子小子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自
處如此惟恐或至於驕溢自滿而有危亡之

人所謂能知盈不可久而防於未亢之前則
有悔者无悔矣故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易曰其
亡其亡繫于苞桑伏願 聖明常持此戒不
至於亢滿之悔 宗社幸甚

西銘考證講義

題註訂頑砭愚

訂平議也平去聲平其不平曰平故凡擬議
商量處置得宜謂之平議亦有證正訛計之
義頑者不仁之名不仁之人私欲蔽錮不知

爲人之人一本作仁

通物我推惻隱心頑如石故謂之頑蓋橫渠此銘反覆推明吾與天地萬物其理本一之故狀出仁體因以破有我之私廓無我之公使其頑然如石之心融化洞徹物我無間一毫私意無所容於其間可以見天地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痒痾疾痛眞切吾身而仁道得矣故名之曰訂頑謂訂其頑而爲人也人之愚病莫甚於長傲遂非橫渠之銘極言其失於毫釐之間而痛改之正如針治其病而去之故曰砭愚砭非廉切一云上聲以石刺病

也然二言皆硏窮體認之精致學者辨詰於

辭故程子以爲啓爭端而改之爲東銘西銘

云

丁敬貌焉

予字及銘中九吾字固擬人人稱自己之辭

然凡讀是書者於此十字勿徒認作橫渠之

自我亦勿讓與別人之謂我皆當自任以爲

己事看方得夫西銘本以狀仁之體而必主

自己爲言者何也昔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

之問而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意與此同蓋子貢不知就吾身親切處求
仁而求之太闊遠無關涉故夫子言此使其
反之於身而認得仁體最切實處今横渠亦
以爲仁者雖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必先要
從自己爲原本爲主宰仍須見得物我一理
相關親切意味與夫滿腔子惻隱之心貫徹
流行無有壅閼無不周徧處方是仁之實體
若不知此理而泛以天地萬物一體爲仁則
所謂仁體者莽莽蕩蕩與吾身心有何干預
哉 如墨氏愛無差等釋氏認物爲己之病皆

不知此義故也　且予吾卽我也與子貢所謂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之
我字吾字同皆公也而子絶四毋意毋必毋
固毋我之我字私也夫子所謂己欲立而立
人之己字公也而顏子克己復禮之己字私
也數字之稱本合爲一字一字之間一公一
私而天理人欲得失之分不啻如霄壤之判
差毫釐而謬千里尤不可以不審也藐音眇
眇然小貌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天地之氣在吾爲體故曰吾其體天地之理在吾爲性故曰吾其性○朱子謂此篇皆古人說話集來故今讀此每一段說話須先尋所從來見得古人元初立說本意如何轉就這裏認出橫渠下語用字之法如此其巧妙無窮處方始彼此互發得其歸趣故下文凡引用古說處並以本事本語明之此一節塞字帥字從孟子來則說見註中玆不復贅云

同胞

胞生兒裹也詩小弁註獨不處母之胞胎乎

故謂兄弟爲同胞

大君

易師卦大君有命大君指天子言也

父母宗子

謹按小註朱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喩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蓋旣以天下之人爲吾兄弟則自當以繼禰之宗爲言若繼祖以上之宗則皆非吾親兄弟矣

諸侯

諸侯

別子

世世爲諸侯

繼別 大宗

百世不遷

高祖

曾祖

祖

禰

繼高祖小宗

繼曾祖小宗

繼祖小宗

繼禰小宗

身事五宗 非大宗則事四宗

謹按身事五宗者卽繼禰小宗之親弟也自此人而指五宗繼禰爲親兄繼祖爲從兄繼曾祖爲再從兄繼高祖爲三從兄於大宗子爲四從兄弟親雖已盡而猶服緦者尊大宗故也是此人以一身而事五宗也

長其長幼其幼

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取長其長一語又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摘幼吾幼三字而變吾作其其即吾也

聖其合德

易乾卦文言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鰥寡無告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此取其語而添減其文

顚連

猶言顚沛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

周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旣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所以降監之意乎又大雅言武王遷鎬之事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翼敬也翼子能敬之子指成王也燕安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此掇其二字以爲子之能敬親者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

繫辭曰樂天知命 故不憂此孔子贊聖人之德如此此引之言聖人之樂天以對上文賢者之畏天也左傳以潁考叔爲純孝此借用其語

自于時保之以下至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皆上句言事天之道下句以事親事明之朱子所謂每一句皆有兩義者然也

違曰悖德

違違天也卽論語違仁之違違仁卽違天也

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

害仁曰賊

論語曰君子無求生以害仁孟子曰孔子作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濟惡者不才

左傳渾敦窮奇檮杌三族皆不才子世濟其

凶增其惡名註世世成其凶德增益其身之

惡名也

其踐形惟肖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註中朱子說卽孟子本註也書說命篇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言高宗夢見賢弼繪象以求于天下得說於傅野與所夢之賢相似也然此特明惟肖二字所從來處耳若肖字本義則韻會云骨肉相似也人言不似其先曰不肖如孟子言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是也又前漢刑法志人肖天地之貌註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今按橫渠於此一字本以肖其先之義轉作肖天地之義而其文則用傅說

惟肖之語其巧妙無窮而有餘味乃如此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易繫辭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今按中庸人之二字指親而言此改作其字雖亦指親之語而意實指天其旨深且妙矣遂循也如曰父作之子述之是也又修也纘也故凡叅人之事纂人之言皆曰述○小註朱子說最宜潛玩

不愧屋漏爲無忝

衛武公作抑詩使瞽矇朝夕諷誦以自警其
詩有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相視也言
自瞽矇而指武公言也屋漏室西北隅日光
所先漏入處也古人室之戶在東南隅爲人
所出入則西北隅爲室之深隱處言視爾在
室中之時猶當戒懼謹畏使無愧於屋漏[illegible]
隱處也此事天事也周大夫遭亂兄弟相戒
之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忝辱也所生
謂父母也言無作不善以忝辱父母此引喻
言是爲天無忝之子矣

存心養性爲匪懈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朱子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出者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詩烝民篇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人本謂仲山甫能盡忠事君孝經引之以言卿大夫盡忠事君乃所以爲孝故橫

渠以是爲孝子事親之事因以諭不懈於事天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崇國名伯爵也禹父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其子謂禹也孟子以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爲五不孝之一故橫渠引此而反其語云禹之惡旨酒乃遏人欲而存天理如人子不好飲酒而能顧父母之養也

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穎考叔春秋鄭莊公臣也爲封疆之官故謂之封人莊公以弟共叔段叛寘母于城穎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旣而悔之考叔聞之見公公賜之食舍肉羮曰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我獨無考叔問何謂也公告之故對曰掘地及泉隧而相見誰曰不然公從之母子遂如初其樂融融君子曰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不匱孝心不窮也類疇類也橫渠引此而言君子推吾天性之善以教天下之英才使之皆善如考叔推己孝以及莊公使亦爲孝子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蓋舜父瞽瞍常欲殺舜使之完廩浚井舜不以勞苦弛其孝敬之心極盡誠篤故瞽瞍感悟亦至於悅豫言君子事天如此則格天之功如

舜悅親之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語出莊子晉獻公用驪姬之譖欲殺其太子申生或勸之自明不可奔他國亦不聽遂自殺謚曰恭今云待烹猶言鼎鑊且不避也言君子之處患難能守死不貳如此則其敬天之心如申生之恭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樂正子春所嘗夫子之語見禮記亦見小學孝經孔子謂曾

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
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
也曾子終身服此教故其有疾臨終召門弟
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此曾
子體受歸全之事也參乎二字用論語參乎
吾道一以貫之之語言人之於天能體所受
而歸全者是卽爲天之曾參也

伯奇也

事見註中言人之於天東西南北惟令之從

者是卽爲天之伯奇也

玉汝

王欲玉汝是用大諫此周厲王時大夫同列相戒之辭汝指同列也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汝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汝蓋託王意以相戒也今引此以言天實寶愛汝而欲成就之汝託天以指我也

註使吾之爲善也輕

輕猶易也孟子民之從之也輕

沒吾寧也註吾得正而斃焉

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曾元坐於足童子執
燭而隅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瞿然
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
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
於朝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
之反席未安而沒朱子曰古人謹於禮法不
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

要處

後論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

以上一截言自乾稱父以下至顚連而無告

者是也

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

以下一截言自于時保之以下至沒吾寧也

是也○禮記哀公問篇孔子對公曰仁人之

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西銘下一截之

旨其本於此與

[illegible]物平施

易謙卦大象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楊龜山上伊川第一書疑西銘言體而不及
用恐流弊遂至於兼愛伊川答書深言其理
一分殊仁義兼盡非墨氏之比以曉之龜山
稍悟前非於第二書引此語以明西銘推理
存義之意意雖不失語有未瑩故朱子特擧
其說而解說之如此以發明龜山未盡之意
則伊川指示龜山之微旨始無餘蘊矣
熹旣爲此解下
程子答龜山書及朱子延平問答諸說發明

西銘之旨仁義之理至爲精密文多恐煩未敢悉以進講幸於 清燕之暇 睿鑑垂照沈潛玩索當有弘益

總論臨川吳氏說

此說結語有反覆相因由淺至深之義蓋其末流字以下爲結語就知化至匪懈兩章以知化窮神不愧屋漏存心養性四者爲上一對以善述事善繼志無忝匪懈四者爲下一對自知化者止能不愧屋漏言上四者反覆相因自善述事者止能無忝言下四者反覆

相因也自存心養性然後止有以知化言上
四者由淺至深自匪懈然後止善述事也言
下四者由淺至深也須看得子細方知其味

啓議

擬上文昭殿議 并圖

後寢五間

增設第六室 — 明宗入此

第五室 中宗 — 仁宗入此 中宗遷上

第四室 成宗 — 中宗入此 成宗遷上

第三室 睿宗 — 成宗入此 睿宗遷上

第二室 世祖 — 睿宗入此 世祖祧出

第一室 太祖

前殿三間

北

太祖

東 成宗 昭 仁宗 昭 明宗

西 睿宗 穆 中宗 穆

南

世祖祧出兩宗同祔則合享位次如此明宗位無可設處

孝子周大祫圖

太祖后稷東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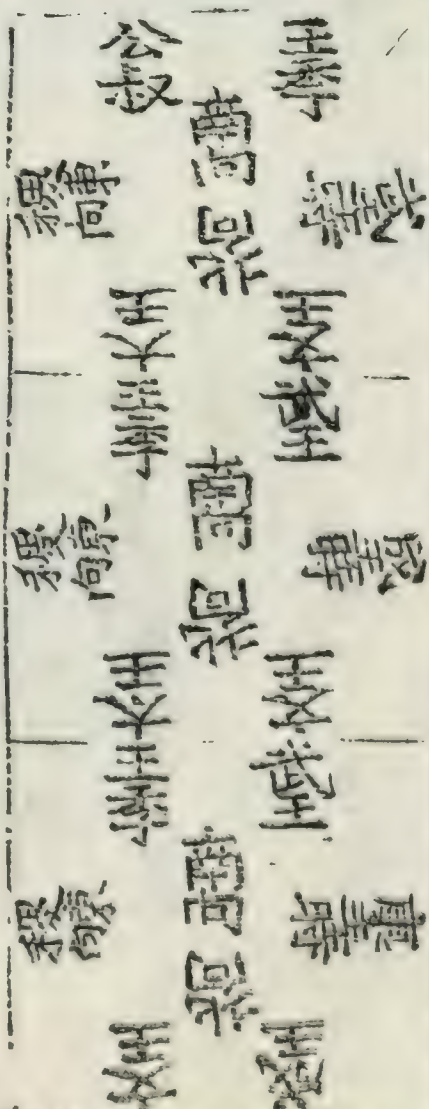
不窋至亶王爲昭皆南向

鞠陶至王季爲穆皆北向

毀廟之主升合食於太廟謂之大祫

周時祫圖

四時毀廟之主合食於太廟謂之時祫

公叔 王季 太王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審寢殿形制然後商議稟定事奉 聖旨恭依
大臣禮官必皆參酌得宜以 啓矣微臣一得
之愚亦願妄效區區竊以 文昭殿即漢之原
廟 世宗大王所以設立之意今且未論論其
爲制則後寢五間以奉 高曾祖考四親與
太祖五位之神前殿三間每四時大祭之類奉
出 五神主合享于此 太祖居北南向昭二
位在東西向穆二位在西東向此當初所定之
制也而其間有兄弟繼立則同昭穆共一位之
法見於五禮儀 宗廟圖說然不可以同一室

祔一坐故當依賀循七室加一之議與宋史同
位異坐之文如　仁宗與　明宗同昭穆也
仁宗祔時　世祖於　明宗亦爲高祖不祧故
室與位數自至於加一爲六矣如是則當於本
寢本殿內議處變禮之宜可爾安得曲生異議
別入他廟乎謹按　成宗臨祔朝議以爲　宗
廟七間不足於室數欲增一室而竟不果遷
文宗於西夾室而祔　成宗於第七室此乃
當時議臣與禮官之罪羣情所痛及　中宗祔
廟禮官尹溉等知此爲失禮請增立四室奉還

文宗而　中宗入第九室蓋旣不能建正世數其處禮之變固當如是也柰何徒知處變於宗廟而不知處變於原廟遂以　仁宗神主不入　原廟而別處於異殿人神鬱抑二十有餘歲而況彼時　明宗聖旨有曰　仁宗後日自當祔入見於承政院日記可見　明宗遺意本如此尤不可不成其美也幸今　聖上繼述已命同祔之請可以正禮典之失而慰神人之望矣然其同祔之際節目之詳必須熟講而審處之且以後寢室數言之　世祖於今親盡

嘗祧而虛其室 睿宗遂居于此其下以次而陞 仁宗來祔第五室又有 明宗一位如前成六而無室可入故今擬就其東偏依 宗廟增室故事新立一間以奉安 明宗神位正合古人不以室數限主數之義此卽後寢六間圖所明之說也至於前殿三間專爲合享諸位而設其制南北短而隘東西長而闊從前設位自北而南恰設五位外更無餘地今加一位實爲難處儻若以此爲患欲更制大作以展其地則拆改殿屋事甚非輕鉅材難得功役不易 祔

不應膠執於一說以至今日也以此言之今日
在天之靈陟降昭鑒其於改定之擧必許其
得禮之正而益篤於降祐矣尚復何疑於其間
乎

右東向南向二禮各據一事而言如此矣但
先王之禮室堂二事實一時兼行而堂事不
如室事之尤重今欲覰此事須具知古禮本
意之所在乃可故又別爲一圖以明之

古宗廟後寢各爲一廟圖

太祖廟 南向

戶

穆 南向 一廟

戶

穆 南向 二廟

戶

穆 南向 三廟

戶

昭 南向 一廟

戶

昭 南向 二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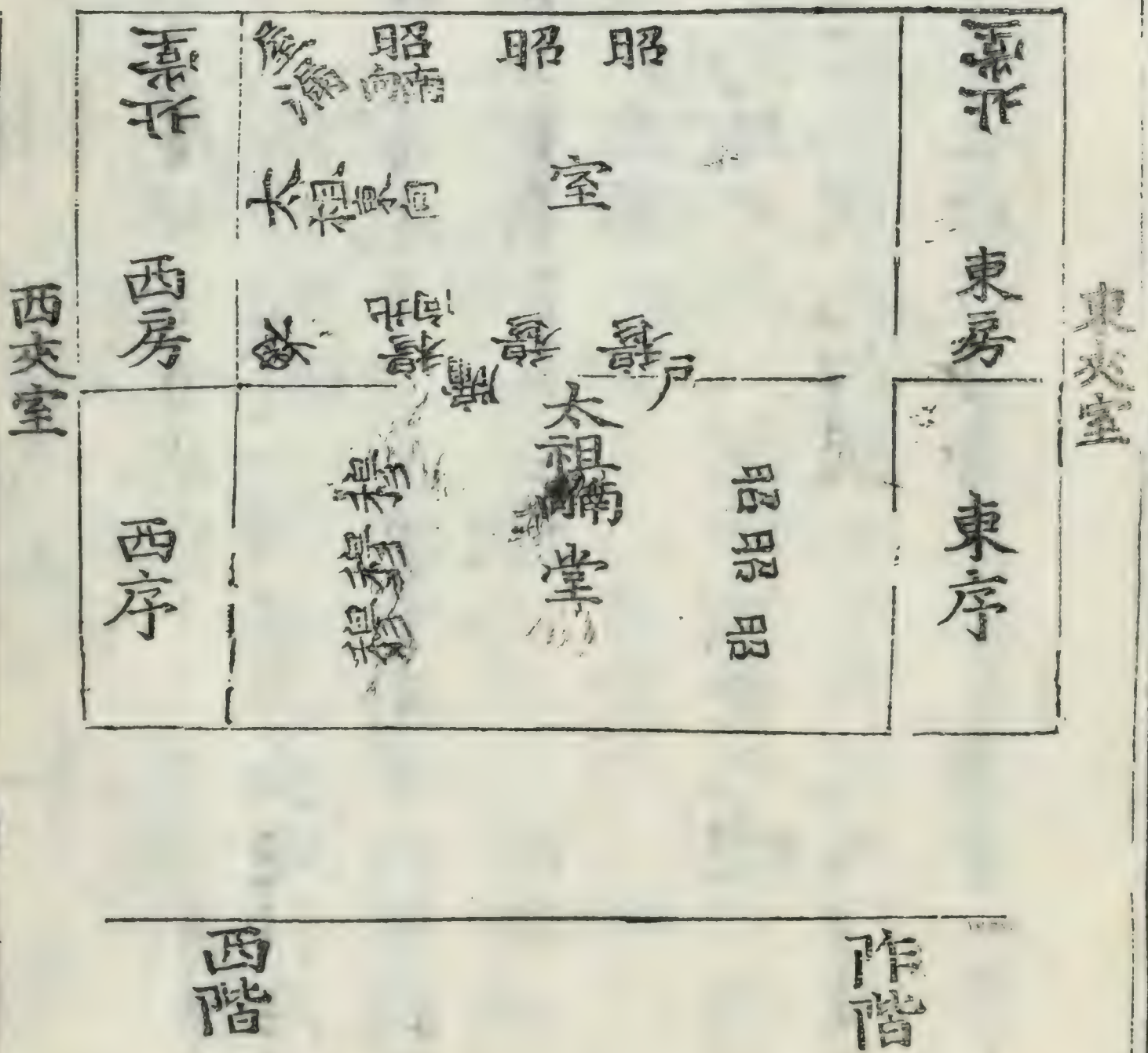
戶

昭 南向 三廟

戶

都宮在此

朱子所謂散處各廟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
而不嫌尊於文王者指此而言也

天子七廟時祫室堂異位圖

右天子廟四時祫享之禮蓋一享九獻始於室中於堂而終於室也迎尸入室王酌鬱鬯獻尸尸以灌地啐奠一獻也王出迎牲后酌鬯亞獻二獻也尸主出在堂南面行朝踐之事薦腥王酌獻醴齊三獻也后獻醴齊四獻也更設尸主席於室東面遷堂上之饌置其前燔蕭乃迎尸主入室行饋食之禮王與后各獻盎齊五獻也六獻也尸食訖王酌醴齊酳尸七獻也后獻盎齊八獻也諸臣一獻九獻也

臣按先王廟制後室前堂祼禮與饋食行於室中東向之位其獻七也朝踐行於堂中南向之位其獻二也蓋祼禮即降神也饋食如上食也朝踐如朝奠也祼與饋食重也而行於室朝踐輕也而行於堂可見室中東向爲本堂中南向爲末

宋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九獻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自漢以來爲三獻后無入廟之時相循至今若時享則有事於室而無事於堂禘與大祫則有事於堂而無事於

室有饋食而無朝踐度今之宜以備吉九獻之意請室中設神位于奧東面堂上設神位于戶外之西（即堂中也）南面皇帝立于戶內西向祼鬯是爲一獻出戶立于扆前北向行朝踐薦腥之禮是爲再獻皇帝立于戶內西向行饋食薦熟之禮是爲三獻詔並候廟制成取旨

臣按宋朝臣僚所說如右三代以後已闕室堂兼舉之禮又無朝踐一事則雖或有享於堂亦非復先王堂中南向之禮矣況

九獻之中七獻行於室而備禮樂交獻酢一享終始皆在於此朝踐二獻乃其間一節耳所重終不在此故朱子作周宋祫十圖皆室中東向之位其南向一事未嘗及之者舉其本也當初　世宗大王聖智神筭非不鑑此所以設爲此位固難仰測然竊伏妄意得無以謂或値父在穆位則子在昭位難於南向對坐乎此一事先正已嘗論辨而朱子圖說明示後世故臣今作圖亦倣而爲之伏乞幷留　睿察勿拘偶

定設位之難改竟失因事復古之典禮不
勝幸甚

擬上追崇　德興君議

前年十二月日　傳敎以領議政臣李浚慶所
啓　德興君追崇事考諸禮文廣議以　啓者
臣滉竊謂入承大統義之至重在所必伸崇奉
私親恩有所厭當從而屈蓋天無二日物無二
本家無二尊國不二統是以先王制爲禮法使
爲人後者爲之子服所後父母斬齊三年而於
本生則反以不杖期當之此非偏厚於義而故

薄於恩也身既出而後於人受重之義極隆於
所後則所生之恩雖曰本重至此不得不爲之
降殺若不知降殺而與之並隆是二本也二尊
也違天則而亂人紀失尊祖敬宗之道故聖人
處此必審權而裁恩展義而全倫也如此而況
帝王繼序受宗廟社稷之重爲億兆臣民之統
其義之厭恩又有大於恒人之爲後者安可以
私恩之故而有所干紊於其間哉自漢以來以
旁支繼統者孝宣光武晉元之類雖或粗知此
義而曠失尚多不足爲法其他若哀帝安帝桓

帝靈帝率皆昏悖妄作付先統於慢棄納本生
於陵僭大倫大法壞亂久矣至宋英宗以皇兄
濮安懿王之子入後仁宗當其議崇奉濮王典
禮也執政有欲稱皇考者又有欲稱親者其時
正人君子如司馬光范鎭呂誨范純仁呂大防
呂公著等皆據經守正痛闢邪說其大意謂仁
宗皇帝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
濮安懿王於陛下雖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
陛下所以繼體承祧光有天下子子孫孫萬世
相傳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

[illegible]則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稱皇伯而
不名三夫人並封太夫人於禮爲順至如漢世
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見非當
時取譏後世非聖明之所宜法一時眞儒程頤
之論曰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
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
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
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
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
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哉至誠一心盡父

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生盡其恩義至情也先
王制禮旣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
心云云因極論稱親之非與封爵之不可加曰
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大
王如此則夐然殊號絶異等倫天理人心誠爲
允合可以爲萬世法於是英宗乃能畏義從善
惟禮是服雖有皇太后手詔許令稱親亦不敢
當只令以塋爲園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祀事
事猶未訖至神宗朝畢擧而行加封王子濮國
公爲王使世祠無替上之旣足以專尊大統下

之又可以不廢私恩朱熹所歎以爲天理自然
不由人安排者謂此也其後孝宗以疎屬秀王
之子入繼高宗又謹遵斯烈罔有變墜三代以
下家法之正莫如宋氏而此一鉅典尤爲不易
之則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誠後主之所當法也
恭惟 主上殿下以 王室至親承 先王簡
命入膺寶圖 殿下之於 明宗亦猶英宗
之於仁宗孝宗之於高宗也於 德興則猶濮
王也猶秀王也凡所以紹事尊統降報本生自

有宋朝不易之典今當一一按據遵用大綱旣得其正則其閒小小曲折有古今國俗之異宜者亦當斟酌損益要在適於義盡情理而已今將應行事件具列于後其目有六

一屬稱宜曰太伯父　謹按英宗孝宗皆稱本生爲皇伯父然皇字加於祖考則禮記通上下而言故歷代上下通用之如今　宗廟所稱是也若加於旁親則禮所不言而如皇兄皇叔之類皆爲皇帝之皇字我　國用之似爲未安緣此而只稱伯父則又有[illegible]之稱[illegible]

父尤未安故今欲請代以太字

一追號宜爲　德興大君夫人爲大府夫人

謹按英宗孝宗皆尊本生爲某國大王某國

夫人今當遵依而去國字王字臣妄意又有

一說不敢不白按濮國大王所以爲殊號尊

在大之一字今則只稱大君與常稱大君相

混未見其爲殊異之號臣謂宜倣唐時爲世

民特置天策府上將軍之例稱爲　德興府

上大君則與程頤所謂優然殊號絕異等倫

者合尤爲得體

一立後宜以嫡長子世襲　謹按宋朝於濮王
秀王子孫中擇其高年行尊者封爲嗣濮嗣
秀王死則又擇而遞封之今遞封之制勢有
不便唯當以嫡長子世襲君封至五世親盡
之後亦當立宜授職永奉祠事

一作廟宜在本第　謹按濮秀二王皆就寢園
立廟所以然者廟在京師恐於太廟有所嫌
也今若爲此就　墓所立廟則多有不便惟
當於本第立家廟其規模事體本皆懸絶於
太廟有何所嫌乎至於　墓所則量置守直

人若干名守護俗節隨宜供　祭
一廟主宜爲始祖百世不遷　濮秀二王不問嗣王親盡與否世世奉祠今當遵此實古者大宗始祖百世不遷之意也
一祭用田祿勿以官供　濮秀二王之祭史不言某所供具然觀其廟在寢園只祭其主而主祭子孫往來行事此必有司供具明矣然古者旣有降其私親不得祭之文又今廟在本第子孫世祀數世之後子孫神主亦不得不以昭穆參入矣然則一廟之內一祭之設豈

可祖以官供而孫以私具乎故當爲置圭田
藏獲以之供粢盛備役使世謹其傳不得私
有分割四仲時祭有司供牲豕一頭餘悉家
具上以應不祭私親之義下以避在京並廟
之嫌可以永傳無弊允爲便當然其設置專
意一出於 朝家則於 主上不忘本生
之至情亦可以無所憾矣
臣伏見程頤疏末有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寵
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旣公論如
此不無徊徨百計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聰

支吾言者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
心無由而悟伏乞裁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議
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遮藏形陰贊陛下
者乃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當
是時也賴英宗仁孝明哲之至其聞忠言正
論邈然不疑斷而從之奸人無所投其隙使
大倫大典皎然如日月行天爲後世帝王法
程至明宜罔有他道矣奈之何 嘉靖皇帝
入繼之初以楊廷和等議尊 孝宗爲皇考
其於 武宗傳統一儀專似濶略已爲不厭

人心不意後來奸臣席書張璁等倡邪說以惑 聖聽竟致反覆至以 孝宗爲皇伯考其本生 興獻爲皇考亢厥所爲莫非違離祖統乖繆本義得罪於萬世之倫典竊觀書璁等措心用意一出於程頤之所論其邪心惡口亂道小談皆不足以爲今日讀論也獨惜乎 嘉靖皇帝滅大義崇私恩陷於奸邪之徒爲所賣弄以致 孝宗武宗與興獻父子君臣之間顛倒陵僭無一得當而自陷於不孝不義之地然則姦徒之罪可勝誅哉前世

之矣可不戒哉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七

啓議講義 劄退
五